重訂四書說叢

無回輯　後學　章如錦無文
章燦然者仝訂

先進章

高中玄云先進四句。分明是子曰。如何爲時人之言。孔子不欲遽言時俗之弊。故爲此說。疑問補三首四句。是時人之意。未必是時人之論。大意儘好第當世或果有此論。亦未可知。如用之謂試以禮樂以經世。蓋禮樂非藉有權位不能用也。如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就當境說則夫子何嘗一日從後進。又何

必曰如用之乎　從先進正是從周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而當時猶以為野則文之弊甚矣聖人所以傷也

陳蔡章

此夫子一時感觸之言記者因其言而以與難之姓名籍之無甚深意所以知之為一時感觸之言者當考孔子歸魯後唯顏淵伯牛季路先卒閔子不仕子貢當孔子時亦未仕冉求雖仕季氏退朝每入師門游夏於孔子沒尚欲事有若必無同時分散之理其言皆不及門者或一時小小出往夫子顧盼目前感

斷舊事而有是言耶 管登之亦疑在此謂夫子以女樂去魯中更陳蔡之厄弟子從之凡數年未有辭師抵家者其忘家殉道之篤如此故夫子感而思之

○此於及字最有情然今人所笑 次節本重與難之人而冠以四科者亦見聖門多材即小小累會亦無不備況杏壇洙泗之間乎

非助章

總是深喜之詞一套說下非上句若有憾而下句喜之也 傳習錄云或問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

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因人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間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刪正云重無所不三字　無不悅如大冶之投物入即化矣

閔子騫章

管登之云、孔門弟子自孟孫外必呼名此以字稱蓋當時有此言而夫子術之也言孝哉閔子騫父母昆弟有此稱而國人亦無間然也閔子事難事之繼母而能以孝友之實德化之故夫子亦以為難而印通國之稱非過云

南容章

講錄云、南容初以富得罪於哀公。夫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容因之而施散及從夫子至周聞老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辨博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遂三復白圭。

顏淵死四章

空同子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非止悼傳亦以占曆也。凡王之興。天必與之佐。孟子所謂其間必有名世者。故益稷佐禹。尹朱佐湯。呂佐文武。天豫生之。雖鳥冰牛巷。空桑寂濱。必全成之而寘之王側。夫聖門

王佐止顏子一人耳。今也早死。不天喪予而誰喪哉。

刪正云、聖人以道爲存亡。道無傳。卽天喪予。不得添若字。

鬼神章

呂伯恭云、子路問事鬼神問死之意。蓋以人與生吾所自知。所不知者。鬼神與死而已。蓋至理無二。知則俱知。惑則俱惑。子路果知人。必無鬼神之問矣。子路果知生。必無死之問矣。觀其鬼神之問。可以占其未知人也。觀其知死之問。可以占其未知生也。夫子答之曰、未能事神。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是提耳

而譏之無非眞實話世儒乃爲拒子路之問豈不哀哉子路深省於一言之下故白刃在前結纓正冠不改其操則死生鬼神之際子路知之矣　傳習錄云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乎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常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一說訂釋云此章問答之幾微矣季路嘗事康子而

問事鬼神。必有傷於泰山之旅也。夫子答之。若曰未能事魯君。焉能事泰山也。刺季氏以激由也。由乃辟季以適衛矣。衛名不正而輒之將寘死生於度外。故問死。此遺生而問死。何所適也。然生理實難言矣。君子守死善道。必先立於無死無生之地而後可生可死。厥後子路竟以身許孔悝。可謂視死如歸而生將之幾先迷矣。迷生豈不迷死。夫子已先炤之。故寓警於斯答。抑以聖學必至於朝聞夕死而後可謂之知生。子路學雖升堂。而猶未入斯室。故砥之歟。

侍側章

一說此章皆是記者之言蓋子路死後語也追論當時師弟一堂氣象如此後來惟由也不得其死然言外有惜其不能自保與三子善終意章中原無子曰字不必强作夫子說若以末句爲夫子說則旣知由之不得其死矣何樂之有哉○只依舊說作次子轉語亦自與樂不礙然字亦與氣象相應　張元長云子樂只就目前相聚一堂誾誾者行行者侃侃者便自可樂初不着意念其間也萬實成而天心豫子孫衆而祖父寧羣才滙而聖人喜若夫他日足以傳道雖聖心之所不忘而此時則未嘗念及也如必待此

而後樂則聖人亦有不樂時矣。

長府章

改長府便是崇利聚斂之萠閔子夫子口中却不說出凡敝政之興有其幾而未有其形者君子言之太早攻之太銳不足以止之而反激之使行閔子不斥改長府之非而第言舊貫之不必改夫子亦不深言閔子之意而第言夫人之有言必中老成謀國憂深慮危矣學者不可不知此意

由之瑟章

堂室二字由門字逗出來重升堂句方得解門人意。

邢昺疏云、升堂二句、言子路學識淺深。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爲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旣升我堂矣。但未入於室耳。　陳錫玄云、一由外入。一由內得。此囘路正脈。漢詁已先濂洛標心鏡已。

師商章

此章分明一中字。却不曾說出　講錄云、過猶不及。是汎論其理。末纔以師不愈於商來繳。

季氏章

古言云、今說周公財貨之富非是。周公豈富於財貨

者夫子不肯正言季氏富於魯侯故言富於周公魯周公之封國。地方百里。公車千乘。此周公之富也。且周公懿親。冢宰太師元侯上公東伯尊官。又輔兩朝。年久如此。封國之富。止於千乘。今季氏分而有之者不止千乘矣。非富之而何。卽此句便是春秋書法

淮海近語云、冉有聚斂。非如後世箕斂之臣。只緣他學術未純。纔仕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卽爲處置調度以爲職分當如此。不知季非可附益之人。不但富於周公不可附益。雖不富亦不可附益也。故夫子深責之。

柴也愚章

人在氣質之中愛惜保護必其偏處得明人一縣破轉移變化便自不難夫子於四子一一皆指其偏處示之政所以化工四子也語中記者未嘗直呼羣賢之名當是逸子曰二字

庶乎章

此是言二子忘與不忘之别顔子性情不起與世相忘之人故有庶乎之分量自有屢空之境界子貢好用才識諸事不忘之人故有億則屢中之聰明自有貨殖之事務皆是隨其分量之所至如此爾囘由庶

說到屢空自內說出賜由貨殖說到億中自外說入兩兩評來意則望賜之歛其聰明以如回之庶也李卓吾云億則屢中非不屢中也而億焉則其害深矣夫惟聖人不億而能先覺 尋孔云曰屢中則不中者亦多矣

善人章

原古云不踐迹亦不入於室是就善人一時規模說非說他究竟不入室也孔子歷數聖人君子而至於善人孟子於善人而推其造於美大聖神則善人非不能入室也注中雖字然字未妥 跡凡已然之故

皆是不必專指古人說　陸象山云不踐迹是已知
血脉之人故不拘着形跡
一說疑問補云子張問之道是問善人所當由者夫
子言必由成跡而深入之不下學安能上達也又云
或曰跡粗跡也入室安事踐爲曰君子聖人之成跡
君子聖人之精神所著也不由其跡安得其精神而
深入之書云率由允蹈皆踐迹之謂也踐迹正應之
道二字○愚按此說正爲之道二字發耳善人資稟
近狂狂者進取進取者不踐迹之謂也不踐者知千
古必無踐迹之聖人也但其不踐而若合符節處未

能精細貼入耳故夫子思之可思處正以不踐迹也果如其說則善人一資質之美者耳何以遽望其接聖脈也且事事依傍亦非聖學

論篤章

一說是與似不必作以是爲與看二字作疑詞說與下二者乎相應語氣較活與平聲

聞斯行章

聖門之教止一力行但怯者過退則不及行勇者過銳其究亦有不能行者故夫子以微權抑揚之其要歸於使之行其所聞耳　凡行自有時中之妙用二

子各以氣質之成見障之故。不得見耳。夫子一進之一退之成見去而其中之神明變化自生矣非謂求必進而由必退也若一於進退又是執一矣。義府云、聖人造化諸弟子如醫目者然。但能去翳不能與之以光明。由之翳在兼人。求之翳在退。一退之。一進之。而二子之真心固自在也。是即所以與之光明也。

畏匡章

疑問補云、匡人其如予何。夫子知天意必不死於匡人之手。子在回何敢死。顏子知夫子必不死於匡人。可見聖賢自信處。又云、死生道理聖賢見得極分明

故顏子雖在後能豫得夫子不死之心　徐儆弦云、子在囘何敢死可見聖賢不以死爲重而以處死爲重也不然夫子在前淵在後何從知夫子之尚在乎反近相欺矣夫子他日許其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此其一驗也　顏子曰子在囘何敢死而夫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非顏子能知夫子夫子反不能知顏子也夫子喜極之詞顏子確信之對　王陽明云、敢非不敢之敢乃果敢之敢

季子然章

舊說子然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其發問直是

無君之心故以得臣二子自多其實不然玩下文然則從之者與亦似不義季氏之所為者又說通章大義全是逆折季氏之亂萌聖人雖有維公室抑私家之心豈有其人甫一發問不就事論事而先橫一意於其先意必就甚揭今人嘗苦求之太過并聖人心體亦無出見 所謂大臣者節亦紛紛多說只照注不從君之欲必行已之志何等正大嚴重日以道事君則未仕而格其非當事而糾其謬皆道中事也日不可則止直是以身殉道豈漫然一去而不關君心之迷悟國是之重輕者試差等二子學術力量豈能

辦此。孫文融云、具臣如今察典中所謂稱職者也。

注備臣數太忽。

子羔章

夫子病子路之賊子羔者。非不欲其仕季氏也。費私邑也。為宰者欲上不負魯君。下不負季氏最難。柴也愚其非應變之才可知矣。其究不足以賊魯君賊季氏直自賊其身耳。故曰賊夫人之子。子路聞言費不深會那引覓套道理以應之。夫子豈不知人民社稷之即學哉。與發言之意左矣。然其意不可明言。又不可深論。故第曰是故惡夫佞者。 管登之云、治民治

神。即是實學。此至理也。然豈子羔所能及。而子路以此言飾使宰之非。則近於佞矣。故夫子緣此而申乎日惡佞之說。　又云、朱子曰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愚謂子路忠信人也。絕無佞意。此言何必讀書為學。亦率爾之對而非佞也。獨不察夫子所謂賊子羔之隱意而輕出近理之言以禦之。其辭有似於佞也。者夫子原言惡佞恐其亂義。故證及之。雖示譬由之意。而非直指為佞也。子羔旋亦不受宰費之使而仕衛。安知非子路之悔前非而復摯之衛也歟。　疑問補云、要味是故二字。

侍坐章

淮海近語云、夫子何以之問。問其把平居何等學術。去應人之知。非是問其人知之後。何等設施也。三子之志。都說人知以後設施的事。曾點之志。則舉平居眼前的學術來說。而所以應人之知者。即此順應之耳。曾點只是素位而行。隨其所遇。無不可樂。三子則願乎位外之事。三子必要人知方得行。曾點不論人知不知。隨時隨處皆可行。三子格局死。曾點機括活。三子取必於人。點取必於己。三子待他日做。點即今日做。三子擇地方做。點即在此地做。夫子所以獨與

點也 又云夫子與點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
則莫春樂也推之四時皆樂也春服樂也夏葛冬裘
玄端章甫皆樂也童冠樂也遇可事之君可使之民
亦樂也浴舞於魯地樂也優游於宗廟朝廷之上亦
樂也咏歸樂也治兵足食用禮用樂亦樂也不可將
曾點之事只看作窮居之事又不可將點之樂看作
逍遙物外之樂 焦弱侯云曾晳之志似虛而實三
子之志似實而虛有勇知方足民小相皆實用也而
不能無待待之未至則我之目前皆成空缺矣曾晳
者莫春即可樂不擇時也童冠即可與不擇人也浴

沂風雩即可爲不擇地也彼豈有所待哉此三子之虛不如曾皙之實也曰夫子云或知爾則何以哉曾點何以不對其問也曰此正所以對之也蓋以謂如有知我者執此以往耳而以爲不對者不知學術即經綸也不知學術即經綸故世之言理者率秦以來之吏事而聖門之作用隱矣

古言云曾點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說是眼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袷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在沂水旁舞雩在右故云然乃所遇在此即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點是時有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

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點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得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

講錄云舊說夫子志不得行方在寂寞之濱忽聞點也之志有以觸其樂天之誠故深許之此說大謬蓋點之志雖不說爲邦而却不止於爲邦未爲邦時則與人吟風弄月若鳳凰之翔千仞爲邦時則老安少懷若太和元氣之在宇宙夫子安得而不深許也若說他不志於爲邦則先何以有知爾之問後何以又許三子之爲邦乎後儒不識聖人與點宗旨乃至好高談虛遺落世事借以銷壯心而耗餘年一降

而爲莊列再降則爲嵇阮矣　王龍溪云儒者之學務於經世然經世畧有二端有主於事者有主於道者主於事者以有爲利必有所待而後能寓諸庸主於道者以無爲用無所待而無不足又云昔有求工畫者衆皆吮墨伸紙一人獨解衣盤礴此眞工畫者也知此則知與點之意矣又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人知用之爲用而不知無用之爲用也世儒未免溺於有無之迹而二之其有者以兵賦禮樂爲神奇浴沂風詠爲臭腐是不鑿牖而求室之用也其無者以兵賦

禮樂爲臭腐。浴沂風詠爲神奇。是去輻而求車之用也。間有畧知二者之偏而思有以易之。其言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似矣。夫既曰以道治身。所治孰非事耶。既曰緒餘土苴以治天下國家。緒餘土苴。孰非道耶。夫道與事未嘗相離也。有無相因以應於無窮。二者混而爲一。是謂經綸無倚而遶諸天。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家法也。

看來夫子與點。與唯我與爾老安少懷等無差別。曾點只是聰明偶然說着。未是經踐實地。若是果見素位不加不損。則春風沂水與富强禮樂等不相

癡何爲又問三子之言志何如由其又問知其未踐實地白沙有云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又云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地一似說夢此理包上下貫古今滚作一片都無分别無盡藏其分殊處更有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其說最可味

克己章

袁七澤云既曰克己何以又曰由己蓋仙家舍七情無還丹禪家舍無明無佛性所以道一切煩惱爲如來種若更於視聽言動之外曰負貿焉覓所謂禮者

而復之。是棄氷覔水。舍瓶盤釵釧覔金。烏乎可哉。故
曰爲人由己。非由人也。若舍此他覔。便是從人覔矣。
疑問云、禮字不必說到天理之節文。卽心之本體
也。此心之本體原自有恰好天則。故謂之禮。觀赤子
之心湛然無欲而發見皆一團天理可見。 耿子庸
云、克己便自復禮。非二起工夫。如下文非禮勿視是
克己。視之以禮便是復禮。猶所謂不作惡事便是善
事也。如翳既去。則眼自明。塵既去。則鏡自淸。瓦礫既
除。則室自淨。 袁七澤云、天下歸仁。不作效驗說。孔
子意謂有己作礙。卽不能歸天下爲一已今已克已

復禮則盡乾坤渾是一個禮故以一性人一切性而無欠以一性入一性而無餘古人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所妙得歸仁之極趣也 初問云夫子告顏回四勿重在視聽言動四字上不重勿字上顏子看夫子彌高彌堅原看得忒遠大故夫子謂仁只視聽言動問工夫至近至簡皆眼前事此正是約之以禮非是下牢實教他勿視勿聽如村師誨頑童呼號而丁寧若看得勿字重則顏子全是麤人於淫聲亂色不成都去視聽耶 袁七澤云顏子天資高邁一聞克己復禮之訓即領得己與禮原是

一個就是當人日用。更不是別的。極不更緊切。直問其目。夫子知之。故但曰已即是視聽言動。克己不教汝除却視聽言動。但非禮勿視聽言動耳。顏淵至此。遂豁然大悟。直任承當。此正其最緊關第一。高氏傳心書語。不可草草看過。輯聞云。四勿總是一勿。一勿總是此心做主張。管登之云。朱子云。勿者禁止之詞。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愚謂人心之主。不在勿而在禮。克義則在勿字中。禮常為主。自能炤非幾之萌而克之。不然。雖欲禁止非禮。而無及矣。顏子不遠復。其主全在幾先。蓋勿從禮出。禮不

從勿出　視聽言動之非禮這便是未克之巳視聽言動一稟於禮這便是由巳之巳結則成氷釋則是水正非二件　才知巳之當克卽非巳矣不是巳卽是禮而非禮之至於前自然不視聽言動矣夫子云云特教顔子當下認取耳顔子曰請事斯語甫出口而巳巳克矣禮巳復矣豈待退而徐議克哉亦豈待臨境而後議禁哉

仲弓章

或問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二句是效朱子曰不然此六句須作一片看始得　疑問補云六句一氣語

必如此方是個仁。　湛甘泉云、敬恕二字是朱子提
出示人。夫子當日語意。只教仲弓完此心體。　初問
云、主敬是要他此心根本處常竦一下。勿令昏眛放
逸。行恕是將此心體貼人己之間。恐私意隔絕。此是
漸漸消磨的方法。與合下便拔去病根者不同。〇作
下工夫亦得。不如作指仁之體段意。更徹上下耳。
又云、在邦無怨二句。要此心無時無處不然。天理全
時。自然通人心而爲一。何怨之有。　陽明云、無怨是
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邦家無怨於我。亦
在其中。但所重者不在此。與天下歸仁一般。聖門皆

爲已之學。必不說效驗。○卽說效驗。亦未嘗不是本體。

管云、朱子曰顏子克復乾道也。仲弓敬恕坤道也。愚按顏冉之所造有淺深。而克復敬恕則皆徹上徹下之道也。朱子別爲乾坤二道。亦言其似爾。○顏子當下識取。卽克卽復。原無等待。仲弓於出門等語。終不成曉得便是仁。必須下手去做。此乾道坤道之所以分也。

訒言章

仁者其言也訒。是指見成的仁者說。夫子不是教牛

從言上做工夫。正教他於所以訒言處着力。因其不
解。故明言之。　總是一個存心得無二字最有味
注中多言而躁是剩意。　朱子云人心不在只信口
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
邢疏云、爲仁既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乙未有主此
說者。其實不如況說者大。

憂懼章

疑問補云、內省二語。是舉見成者說。夫子令司馬牛
自已去想。若要到內省不疚地位不知當盡何等樣
工夫。所以能盡得君子。非是教他去如何用工夫。到

內省不疚處乃無憂無懼也要善體會　淮海近語云不憂不懼不在內省不疚之外亦不在內省不疚之後孟子曰行有不得於心則餒矣只不慊便是餒故內省不疚便是不憂不懼

兄弟章

問敬而無失朱子曰把捉不定便是失　袁了凡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子夏是論道理原與兼愛無規疎差等者不同注中苦苦替他分解者何也　剛正云子夏不是教他聯疎爲戚而置自家兄弟於不足慮也謂到此田地四海之內將收暴易亂而爲我之

兄弟矣况其親者乎非不得已之詞

問明章

遠是就其明而嘆之說不止於明者固不是說明之遠者猶屬兩層遠是其所以明處謂之明未有不遠者不遠之明止可言察不可言明　答問云不行就譖者愬者說非就聽者說蓋聽者不信則彼計不行耳　其所以不行全是本體空明之晝若在譖愬上料理其不行處或正是行無有是處

足食章

夫子開口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顯然已見信不在

兵食之外矣子貢不察而二之而三之大是鹵莽故夫子就其問答之而復作危語以足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正見信之不可與兵食竝論也　曰足則上教民信意已具故下即承之矣二字使外信而兵食可以議足便是齊桓之內政商君之阡陌耳此末世之富强豈聖人之所謂兵食乎

文質章

棘子成認文質是兩件故欲去文存質不知文質同體而異名文待質而立質待文而顯生來合着更不可分去文之質不可謂質去質之文不可謂文故子

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此二句泛言文質之不可分虎豹二句方破文之不可去　虎豹之所以爲虎豹者正以毛與皮相附也世豈有謂之虎豹而可以徒鞹當之者乎此與犬羊何異

盍徹乎章

有若非不知是時取二而猶不足但欲發出根本之計故意將盍徹乎去挑動他非正對他年饑用不足之問也不然二猶不足反教他什一聖門議論不若是之迂　不行徹而議足國之方是無本而補綴即議生議聚議節議省俱不濟事

崇德辨惑章

人心之不變不化者是忠信。義即此心之萬變萬化者也。能主與徙便是崇。崇只是不單。非能增之也。既欲其生。申上二句。非兩層。知惑便不惑。故不更說辨惑。

君君臣臣章

胸。召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是政。不可言政由此而立。此雖因景公所不足而言之。却是千古至理。四者中有責成君父意。玩信如二字是繹思語。景公此時所謂危葉易風驚禽易落時也。故聞夫子之

言感慨咨嗟幾與牛山之泝同其酸楚

片言章

子路無宿諾句最好。無宿諾與折獄。有何相干。須於此句中想出一個活子路方知片言可以折獄之意

聽訟章

玩必也乎三字。直想到上古刑期無刑所在。使字大着精神。漢疏云、使無訟。在前以道化之使無爭訟。張子部云、故知欲使人無訟莫使情於聽處留

無倦章

義府云、居是家裏坐。行是走路。無倦是常常提醒在

這裏無頃刻放倒。忠是事事實心做去。朱子云若是有頭無尾的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個無倦遏截他。

成美章

成美不成惡。只就一人一念。亦自有可見處。小人反是。亦只如此者。謂君子成就人。小人妒忌人。尚是第二念君子小人各自見其本性自然如此不同故有同處一事。同接一人。而君子之此。小人之彼。連他也自覺不得。

政者章

正也人已盡掊其中下二句方歸重倡率上

患盜章

疑問補云、盜生於欲。季氏有欲而竊國。是國之盜。康子有欲而奪嫡。是家之盜。如何能止民之盜。　曰雖賞之不竊。則雖罰之豈能禁乎。

殺無道章

刪正云、子欲善而民善矣、而字全無間隔注易則字。便有等待。

問達章

問達之外貌。不差分毫。但其所從來。一是由中推出。

一是從來張起逈乎不同所以不可不辨大凡周比和同聞達外面都是一般而中藏懸絕聖人所以屢辨　淮海近語云聞之篤實處便是達達之近利處便是聞　總想質直三句全是一團實意總想色取二句全是一團虛張疑問云質直者必好義必察言觀色必慮以下人色取仁者必行違必居之不疑此是一套事又云質直無色色取非質逈乎不同　口義云慮以下人是馴擾血氣的工夫恐怕自己血氣張大便遮瞞了故又細心檢察如此　刪正云色字廣凡飾於外而人所可見者皆色也行違不是不能

行仁、亦不是行悖其所取之仁居之不疑亦不是無所忌憚若行悖其取而又無忌憚則一人之耳目尚不能掩況家邦乎行遂是行與心違明知如此之非仁而世人方以此爲仁則遂吾之心而務行其事以悅人之耳目又儼然自信而全無愧怍所以邦家必聞也

管登之云、子張之學病在不務實故夫子告之皆篤實之事愚考子張質最近仁夫子稱之曰自吾得師前有輝後有光益有善與人同之度而不以狷介爲高者其干祿其求聞皆欲公其身於天下也使在今

日則皆目爲萬物一體之聖學矣夫子所以嚴爲之檢者爲其仁度近於誠而辟習亦易入於僞也好義下人正子張之能事特分量爲難滿耳唯質直稍有未足而亦必無色取行違之過則以其疑似而防之此聖門慎獨之教也後儒不察而薮之徇外爲人過矣

舞雩章

大全云凡人爲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纔爲些小利害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先事後得所以是崇德　刪正云一朝之忿亦是心學忘

其身以及其親須說得與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不同
此是論是非不是論利害

仁知章

朱子云、知人愛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與枉也一例愛他不得大抵唯先知了方能頻放得個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子夏所言不出此兩句意尋孔云、仁如蠶繭智如繭中抽出絲來

忠告章

朋友只一忠告便了善道所以善其忠告也不可則止不是棄之是徐以觀其後亦是善道中之一件

不可只是意言不相入之謂。程子云、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毋自辱矣。

文會章

上句是工夫。下句是主意。要知文與仁非二物。則知其文會處即其所為輔仁處。凡日用之不可廢者皆是文。正是仁之昭著處。

先勞章

說先勞則無倦已在其中。因子路請益。故又揭出示之。程子云、道一點意氣能得幾時。須要無所爲無

所厭。只平平常常幹得去。纔是無倦。 無倦二字。夫子因其請益而始有。蓋請益之心。即倦心也。

先有過章

紹聞編云、首三句只平平說。雖有相須之理。非正意也。蘇氏云惟庸人與姦人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已。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此以三句串言。雖非本意。其言亦有味也。 末節雖是单解賢才。執簡御煩。大臣之體段。即先有司赦小過亦是此道理。

正名章

管云必也者難辭玩夫子語意蓋謂衛之政不可爲如欲爲政則必正名而後可蓋隱然不屑仕衛之意也名不正節甚言不正名之不可爲政也　又云或問夫子果爲衛政則以何道而正名曰天下亦有必不可爲之事仕衛而欲正衛之名雖聖人不能也胡氏謂必將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此真迂說也豈有食輒之食而可廢輒者宋儒之固類如此王文成謂使輒迎瞶復使瞶讓輒而退處於離宮如後世太上皇之例亦非所以論瞶輒之世也然則何施而可曰立郢去輒乃天王方伯之事非夫子

事也夫子則有不仕而已矣故曰必也正名乎言必正名而後可以爲政則不爲衛政之意也　講錄云言即所稱之名名不正言不順是一氣事纔名不正便開以有礙說不去了事不成至無所措手足承言不順疊疊說去不可把言與事等平看觀章末獨說無所苟於言可見　又云事不成是不成個事體若說幹不成便不消說禮樂不興　疑問云末節承上一氣說來緊要正在於此故下而已矣三字見爲衛之政必須正名也　苟者明知其不是而姑爲之辭一苟則無所不苟苟字正對正字

學稼章

有說遲之問如許行之學。有說意在於不仕。看來未必有此二意聖人之學有本有末大本既立而徐及其餘便是游藝若學問尚未穩貼一起講求其所不必講求便是倒行逆施故曰小人如謂聖人鄙薄稼圃是道中猶所未備必非聖學 胸谷云躬耕畎畝聖人嘗為之矣然聖賢素位而行志在於道初非屑屑於細事而必欲為之也樊遲之請專在稼圃其視樂道於畎畝而游心於小物皆不同矣故夫子斥而教之。

上好禮節只重好禮好義好信民應處不甚

重。此。是。論。理。不。論。窮。達。皆。所。當。務。但論其感應之必然有如是耳。　口義云、敬服用情。卽是民心之禮義信。

誦詩章

達與專對。非是誦詩時。便要思量如此。誦。詩。而。可。得。則。左。右。逢。源。自。無。所。不。可。

其身正章

行有默馳於無形意。從有強制於有象意。

魯衛章

許白雲云、魯周禮所在而素尚禮義者也。乃與淫亂

之衛同夫子所以歎也　語意渾厚作者不可傷其
神　昔伯禽三年而報政猶不欲與尊賢尚功之齊
同其治始而乃與桑間濮上之衛同其亂終夫子能
無歎乎
訂釋云此以魯衛之初政言也魯祖周公衛祖康叔
本兄弟之國康叔純宗周公之奬王室而遵其禮樂
以治衛三監之叛又與周公共討之故其政亦兄弟
之政也今皆失其初矣故夫子傷之而有是言　東
坡論語解云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
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

孫于邾而死于越。出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如此。

公子荆章

子荆善處全在三苟字三矣字苟即今俗語將就胡亂歇也。矣是止於是而不復過望之詞。非其胸中識得破。見得淡。安能若此。昔人云若要了時。何時了。若肯休時便好休。二語最可味。　疑問補云、始有時雖肯說個合。少有時雖肯說個完。富有時雖肯說個美。況三字上又俱着個苟字。眞是難得。　夫子稱他善居室。亦只是世情上窺得破。非眞有見於道也。當時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故拈出言之

子適衛章

庶矣哉三字夫子即不言富教而無窮情事已盡備於中特因冉求之問而發也　想夫子出口時真是經綸滿宇宙　曰富之則當日之不富可知曰教之則當日之不教可知

用我章

可與有成不得說如何可如何有成益列國規模不同聖人作用亦非後人所能億度但其自信得過至一時必有一時之效耳想他說時真是如指其掌

或疑孔子仕魯六年。不聞治功有成何也。曰用之不專故也。果如桓公之用管仲。則可以計時取效矣。巡相三月。魯國大治。則朞月三年之績可推。王汝止云、孔子謂朞月三年。孟子謂五年七年之類。要知聖賢用世。真實步步皆有成算。定應毫髮不差。

善人章

王宇泰云、聖人見春秋時。殺機巳大動。不勝同體之悲。故有善人之思。而又以一善人不足以去殺。思得數善人相繼而爲之。故有百年之語。思之眞一字一淚。言外即有大感慨。

必世章

原旨云、人身手足痿痺。便謂之不仁。以生氣之不流貫也。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大化浹洽。至治熏蒸。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貫。融如溢如。更無不徹。方謂之仁。此章疑與前章一時之言。不然。如有二字無着落。或疑三十年爲一世過泥。愚謂亦對上百年言耳。

苟正其身章

管云、此必有感於三家而發也。

退朝章

當時季氏恬然不知政之不當議於私門冉有亦恬然不知議於私門者當是事不當是政此恬然之意漸不可長故夫子故意顯白言之不獨警季氏悟冉有亦欲使此義之不晦於天地間耳此便是作春秋心事

一言章

疑問云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如字與幾字正相應若曰如此不幾乎興乎不如此未有不至於喪者如此不幾乎喪乎不如此未有不至於興者

凡言幾便有介乎彼此之意。公問一言可以興邦。直戲耳。夫子曰言不可若是其幾也。見徒以言。其力量不至是也。惟心會其所以言。斯興亡之關紐決焉。兩人之言曰。猶孟子曰人有恒言也。

近悅章

只閑閑說如此方是政。所以悅之來之者在言外。欲令葉公自反也。意更深遠。

欲速章

聖門之學。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夫子直教他無欲速。無見小利而已。非深計其不達不成也。下

二何不過指出其弊以見其不可耳如謂不達而不可欲速將達則欲速乎如謂大事不成而不可見小將成則見小乎欲速之心與欲速之心奚以異欲成之心與見小之心奚以異豈所以言王道

直躬章

淮海近語云夫子謂直在其中最有味不是就以隱爲直也言有直以成其隱也

中玄云夫子不以無所不言爲直而以父子相隱爲直乃徑指其精覔所在而形見不足言也

居處章

刪正云、此全是教之以管束此心。心在則仁矣。朱子語類、亞夫問此章曰。這個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意無少間斷。譬如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毫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焦氏云、孔子於遲。非惡其不恭而誨之恭也。以其不知仁而因事以勉之也。蓋不知恭即仁。則有恭有不恭。知恭即仁。則無之而不仁。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不可棄者。即道不可須臾離之謂也　不可棄。是操存之熟。不可得而棄。非戒之使不可棄也。

行已章

通章只重行已更不論才斗筲之人豈是無才只是不識行已爲何物便不是算　不辱君命是行已有恥的作用之一節孝弟信果亦是行已有恥中事刪正云不曰行已有義及敬等而曰有恥最有精義恥者不爲不欲之真心也　註疑子貢之問每下子貢益抱傷時之見而問也觀其問及今之從政意可想見

狂狷章

狂者有氣魄狷者有筋骨二者皆是私欲分數上寡

少之人故皆可以傳道若論規模則狷者終在狂者範圍之內

丁酉福建程策論進取二字義云昔人謂取天下與守天下異非識通天下者固不能取至於吾道則湯取堯於商文取湯於周孔子取文於東遷皆所謂取也世之取物於人非眞窺其室物無由得即力有至不至而其意想神馳已不在堂階戸席之間狂者之進取蓋已洞見古今之一心從心而取同無堂室但虛願多實力少故不得至耳　又云道有通塗狷介之人迫狹精隘功在嚴守亦說得好

荊川云謹愿之士與狷者其不爲不善大較相似但

狷者氣魄大，矯世僻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氣魄小，拘拘謭謭，多兆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己，謹愿者役乎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爲狷，亦學問不明之過。　夫子言狷者有所不爲也，則其所爲者可知矣。今人以謹愿自守當之，豈夫子以狂狷次中行之意乎。有所二字最有味。

管云：或疑夫子以中行不得而思狂狷，然不聞狂狷傳聖人之道，何也。曰：孔門唯顏子一人爲中行之資，閔冉之德行亦近之，其餘皆狂狷也。曾點固以狂稱，而子貢子路子張之屬亦起於狂者也。原憲固以狷

稱而閔子曾子子張之屬亦起於狷者也特緣夫子裁之以中行不以狂狷成名耳故顏子而下得聞一貫之道者狂狷也何以知賜之狂賜也達達者必負豪志豈非狂然夫子常裁其贖人而不受金亦抱狷者之守何以知參之狷參也魯魯者必謹廉隅豈非狷然子貢常揭其驕人常以浩浩亦帶狂者之風然則下中行一等二子其最高乎故得聖人之道為獨深

南人章

荊州云恒本人心常理古今凡聖不增不減惟有占

不占。是以有能恒不能恒之别。而恒道實未嘗占人也。人能得其常理。雖一曲藝。未嘗不與心學相通。而醫則必能究性命之源。爲巫則必能極鬼神之情狀。如古神農黃帝之徒。皆以聖賢精微之學爲醫巫師。所謂因源而得委也。若能知無恒之不可。反而求之心。念念在有恒上着工夫。亦可以因流而泝源。如古巫咸醫和之徒。因巫醫而知道是也。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揲蓍布卦乃爲占哉。此恒心之存主處則爲居。此恒心之應用處則爲動。

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占也。不占則神明失矣。幾微昧矣。是可謂之恒乎。而又何事之可爲乎。

子曰非是別易詞。亦擧節更端歎人意

和同章

朱子云、二者外相似而內實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隱微。 和則決然不同。同則決 不和。二者如茶素之不可雜。 若說相濟爲和。則小人亦有參商時節。若說雷同爲和。則君子亦有偕和時節。惟外貌無一毫不肖。而中情背馳。所以不可不辨。 何晏注云、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

然各爭利。故曰不和。〇可謂簡要。　蔡虛齋云和雖與物無忤。而自有節制斟量之意。此一字便是君子與人之道。正當無弊。其曰不同者。言不如小人之同耳。非待加不同二字。方能足和之意也。

鄉人章

子貢鄉人皆好之一問已隱失足入鄉愿窠臼中矣皆好而不可求之皆惡。非本意也。夫子以鄉人之善不善各之鄉愿便無立脚處　鄉人之善不善。不加子貢所言鄉人之多。即一二人亦可見。

易事章

易事而難悅。君子自見其本體難事而易悅。小人亦自見其本體。　不悅是人自不能悅。淮南云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正是此意。　理解云、器使處亦是他萬物一體之愛。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苟可以共成吾事則已矣。豈必責備。此皆是至公處。恕不足以盡之。

愚謂器之謂因材造就。尚是第二念。君子之心。萬理咸備。隨其所投。物各付物。不違其則。所謂明於庶物。盡人倫之至。　君子之心。如天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小人之心。如山谿。必使人困頓顛躓而後已

泰驕章

泰從道德生來。驕從意氣使出。　問泰何以似驕。曰古人之貌必莊。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又曰莊以涖之。但莊得自然。故曰泰耳。與小人之意滿加人作色凌物者易混。故夫子辨之。今人所謂泰乃是大學驕泰之泰。

剛毅章

程子云、只爲輕浮巧利的。於仁甚遠。故以此爲近仁。此正與巧言令色相反。　仁在氣質之上。而不能不落於氣質之中。就氣質中論仁。覺四者於仁較近耳。

其實仁人心也豈可以近不近論乎

切偲章

饒氏云、切切偲偲怡怡如。只是一句。是狀一個士之氣象。此士是養成之士。非草草者。朋友二句。是隨境自然之應。非有心調劑。如注不泥所施之說也。可謂士矣中已包有此意但又拈出言之耳

即戎章

疑問云、善人教民。全是躬行化導。不爲即戎計。而禮義既明。人心自奮。故夫子說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見得善人培植之功不惟可以養元氣亦可以壯神

氣其功用裨益不小也　合下章看則教字似宜專指即我說。

不教章

教字所指亦廣。

四書說叢卷八 終